

一只不会“喵”的猫

井玉梅

亲戚家的银渐层生了两只小奶猫,挨不过我百般恳求,一家人终于同意了我的养猫计划,于是,一只三个月猫龄的小公猫顺理成章地入了家里的编制。

这只因体型偏胖得名“嘟嘟”的小猫,有点奇特——它发不出猫的“喵”音,不会说“猫语”,平时只能发出“嗷嗷”“呜呜”的怪异叫声。我曾经特意教它,内容单一又明确,就是让它学“喵”,可效果差得离谱,我甚至一度怀疑它是不是有点笨。

之前刷短视频时,看到有博主说自家的猫不吵不闹,养了几年后到宠物医院检查,才知道毛孩子智商低下。我不由得开始担心嘟嘟的智商,但转念一想,它的动作十分敏捷,上蹿下跳的模样活像在做广播体操,透着满满的生机与活力。尤其是碰到小虫子这类活物时,它目光如炬,耳朵竖得像天线,好奇心直接拉满,看起来机灵得很。

有一回,不知从哪儿飞进家一只苍蝇,我们挥着电蚊拍愣是碰不到它半分,只能干着急。再看嘟嘟,它正匍匐在地上,圆乎乎的脑袋微微抬起,尾巴不住地摇动。我们还没看清苍蝇躲在哪里,它就飞身一跃,使出“一记黑虎掏心”,爪子结结实实地拍在苍蝇身上。那苍蝇瞬间被抽晕,在地上直打转。它的速度实在太快,除非用慢镜头回放,不然根本没法还原当时的情景。

从此,我彻底把“弱智”和它划上了不等号。可我始终纳闷,它为什么就是不会叫“喵”呢?想来想去,会不会是因为它和妈妈分离得太早,没得到足够的语言启蒙?这么说,它难道是只“文盲猫”?它的妈妈我见过,毛色偏白,举止优雅,坐姿永远是两只前脚并拢,眼神温柔,“喵”叫声更是标准得堪称猫界普通话。有这样的家学渊源,就算嘟嘟天天“耳濡目染”,也不该语言天赋如此“异

禀”——简直对猫语完全免疫。而且猫妈妈也绝不是失职的家长,我曾见过它带着两个小猫一起玩闹、蹦跳,还教它们怎么大小便,教导得面面俱到。再说了,嘟嘟的双胞胎兄弟比它还早一个月离开妈妈,人家照样“喵喵”叫得欢实着呢。

我百思不得其解,便上网查查资料。说法五花八门,有的说可能是先天声带发育不全,有的推测是高度应激导致的发声异常,还有的认为是声带息肉影响了发音,更有甚者说,它只是还没遇到能让它开口“喵”的情境。

我彻底迷惑了。

直到它满一周岁时,邻居找上门来,说自家的金渐层最近发情了,听说我家有猫,想找上门女婿。我第一时间没考虑“门不当户不对”,反倒担心它能不能跟这位“名门大家闺秀”聊得来,于是老老实实地把毛孩子的情况说了一遍。没想到邻居根本不在意,只说先让俩猫见见。就这样,嘟嘟带着它的聘礼——一箱猫罐头、两盒猫条,出发去“相亲”了。

嘟嘟这笨嘴笨舌的样子,能讨得金渐层的欢心吗?我本来以为这次见面肯定成不了,结果却大跌眼镜。俩猫刚一见面,那只金渐层就对嘟嘟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心:它用爪子碰了碰嘟嘟的头,小眼神里透着无限的探索欲,嘟嘟则低眉顺耳,完全不知所措。邻居眉开眼笑地说,可以可以。她家猫对之前的相亲对象不是哈气就是置之不理,现在感觉已经成功了一半。她说让嘟嘟在她家住几天,自己一定会对嘟嘟很好的,让我放心,顺手给我回了礼——一箱苹果和一盒坚果。

嘟嘟能交流吗?在“对象”家里能有“发言权”吗?连“喵”都不会叫,估计就算给它发言权,它也用不上。我胡思乱想着过了几天,才把嘟嘟接回了家。邻居直夸它乖,说两只猫相处

愉快,不闹腾,白天依偎在一起相互舔毛;至于晚上嘛,就不知道它们在干什么了。到底有没有配对成功,还得再等等看。

看来,猫界交流并不靠会“喵”。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:会不会正是嘟嘟的不会“喵”,引起了金渐层的兴趣?不管原因是什么,结果总归是圆满的——不久后,金渐层就怀上了宝宝。两个多月后,小家伙们顺利降生,是一对龙凤胎:女儿长得像嘟嘟,儿子则随了金渐层。

后来,嘟嘟的女儿来到了我家,成了我家正式“入编”的第二只猫。这小家伙有着标准的猫界“夹子音”,软乎乎的一声“喵”,听得人心都要化了。而嘟嘟看着自己的闺女,依然是“嗷嗷”“呜呜”,半点儿“猫语普通话”的影子都没有。



夏日牧牛图

吕献峰 绘画 唐云来 题诗

夏日柳阴柔,耕牛憩岸头。
牧童何处去?任尔自呦呦。

诗画寻楼

周末,我和妻子在家大扫除,翻箱倒柜间,一把折叠的紫色雨伞滚落出来。妻子撑开伞,发现三根伞骨已然断裂。她沉默了片刻,把伞递给我,说:“拿去修一修吧。”

我随口回答:“家里还有四五把,扔了省事。”妻子却摇头,说这把伞是当年我们第一次见面逛街时,突遇大雨,我在超市买来送给她的,值得好好珍藏。我知道妻子是怀旧的人,只好拿起伞出了门。

我骑着电动车穿街走巷,转遍了小半个城区,才寻到一个支着灰布篷的修理摊。两鬓白发的老人正埋头修理一双皮鞋,我把伞递过去问:“大爷,能修吗?”老人闻声抬头,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,回答:“能!”老人翻来覆去看了看,真诚地对我说:“这伞有些年头了,料子也薄,修下来要十块钱,有点不值当,你确定要修?”

我打趣道:“有钱还能不赚?修吧。”

老人呵呵一笑,开始忙活。我蹲下身,想认真看看这快要失传的手艺。跟老人聊天时,我提到了这把伞的由来。老人抬头看了我一眼,笑着说:“人家都说,‘伞’和‘散’谐音,恋人之间送伞不吉利,你就偏偏不信邪?”我哈哈大笑,说当时突然下雨,我俩都

修伞

董川北

没考虑那么多。何况结婚多年,我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。

老人点点头,接着给我讲了个有趣的故事:“年轻时,生活在农村,我和堂兄是邻居。堂兄是个痴迷风水学的人,他见我在院子里栽了杏树,跑过来数落我,说家里怎么能栽杏树呢,不知道红杏易出墙吗?第

二年,我在院子里栽了梨树,堂兄又跑过来教训我,说‘梨’和‘离’同音,怎么能栽梨树呢?我再栽桃树,结果他继续反对,说桃树代表桃花运,容易引起两口子不合。我气得问他:‘按你这么说法,院子里就不能栽树。’堂兄说:‘可以,你看我前几年栽的柿子树,今年已经结了好多柿子。‘事事如意’,多吉利。’我想了想,反驳堂兄:‘你分明是家里柿(事)多,更不吉利!’堂兄气得整整两个月没跟我说话。不久后,他还真把那棵柿子树砍了。”

听到这里,我笑得前仰后合,问老人是不是编的故事。老人没有回答我,而是把已经修好的伞递过来,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:“生活一旦过于较真那些所谓的细节,就会作茧自缚。从你爱人让你来修这把有纪念意义的伞可以看出,你家最好的风水,就是你爱人。”

星期文库

旧杂志里读孙犁之七

1948年8月8日,华北文艺工作者会议在石家庄召开,孙犁参加了这次会议。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华北文艺界协会,选出理事会,并决定出版《华北文艺》月刊,由欧阳山、陈企霞、康濯等负责编辑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,顺应时代的要求,1948年12月15日,《华北文艺》月刊正式创刊。

在创刊号上,刊登了孙犁的小说《光荣》。孙犁所有的小说,除了两个中篇和一部长篇之外,《光荣》是最长的一篇小说,一万多字。可见他对这篇作品的用心。

《光荣》写了一个叫秀梅的女孩子和同伴原生缴获了国民党逃兵的一支枪。后来,原生参加了八路军,秀梅留在村里做妇救会工作。原生的媳妇小五好吃懒做,不事生产,不顾劝阻离家出走。秀梅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原生父母、种地打粮的担子。当小五说“光荣值多少钱一两”时,秀梅说,光荣不能当饭吃,当衣穿,但光荣能使更多人有饭吃。

十年后,原生跟着队伍打了胜仗,立了大功,回到家乡。全区给他庆功,秀梅代表妇女群体在大会上讲了关于光荣的话:打仗的人取得胜利获得光荣,在家的人和前方同心共同战斗,获得光荣。游行的庆功队伍走到哪里,秀梅就兴高采烈地跟到哪里,逢人便自豪地夸赞原生的功绩。

孙犁把小说的发生地设置在饶阳县城北,是有一定原因的。一是他在这里搞土改,二是在距离孙犁搞土改的大官亭村不到三里地的姚庄村,出了个“战斗英雄”尹玉芬。尹玉芬1939年参加八路军,后来在著名的青化砭战役中,他亲手活捉了国民党少将旅长李纪云,立下特等功。1948年夏,他因病复员时,饶阳县给他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。据老一辈人回忆,《光荣》里的尹原生,其籍贯、经历、性格都与尹玉芬基本吻合;而小说中描写的庆功、游行、讲话等一系列场面,无论是氛围还是具体情景,也都和当年的实际情况大体一致。

2000年春天,我再次来到天津,和刘宗武一同前往总医院看望孙犁先生。我向他谈起自己到饶阳大官厅做田野调查的事,久病在床的孙犁先生,闭着的双眼忽然睁开了,温和地看着我。等我说完,他没有开口,又缓缓闭上了双眼。那一刻,我不知道老人想到了什么。

寒舍藏有全套《华北文艺》。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,这份杂志仅出刊6期便仓促停刊,编辑部从石家庄迁至北京后,改组创办了《人民文学》。即便如此,仅凭其中发表的孙犁作品《光荣》,它已在中国文学的画廊里,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光芒。